

鲁迅文集

导读本

【故事新编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鲁迅文集

第③卷

故事
新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故事新编

序	言	(3)
补	天	(8)
奔	月	(23)
理	水	(37)
采	薇	(62)
铸	剑	(88)
出	关	(112)
非	攻	(128)
起	死	(147)

故事新编

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小说八篇。
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，列为巴金所
编的《文学丛刊》之一。

序 言

本篇作于1935年12月26日，载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《故事新编》卷首，未另外发表。

《故事新编》是“神话、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〈自选集〉自序》）。鲁迅根据现实斗争和作品主题思想的需要，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选择，并加以生发和改造，熔古今为一炉，叙事既有“旧书上的根据”，又“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”。作者以鲜明的爱憎，塑造了历史上“中国的脊梁”式的人物，以鼓舞民众，激发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；刻画古代反面人物的目的在于创现代“坏种的祖坟”，发挥古为今用的现实作用。小说中，有时穿插某些现代生活的典型细节，增强了作品的风趣和幽默的同时，直接嘲讽和鞭答了当时的丑恶现实，发挥了历史小说的现实战斗功能。

本文回顾了《故事新编》的写作过程，总结了自己创作历史小说的经验，概括了本书的特点，并驳斥了当时的某些错误评论。其中说：“对于历史小说，则以为博考文献，言必有据者，纵使有人讥为‘教授小说’，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，至于只取一点因由，随意点染，铺成一篇，倒无需怎样的手腕。”

文中“足足十三年”，指《故事新编》从1922年写作《补天》到1935年全书编成，前后共经历了十三年，书中编目是按故事的时代先后排列的。“油滑”，此处指作者在写古人古事时，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和“嘻笑怒骂”之笔，将今人今事铸入作品，直接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。成仿吾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，偏重于文艺批评活动。“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”，此处指作者最能体会自己文章的得失。“未名社”，鲁迅1925年在北京创建并指导的进步文学团体，主要成员有鲁迅、韦素园、曹靖华、李霁野等。“速写”，指一种篇幅短小、结构简单、及时反映生活的文学体裁。

*

*

*

这一本很小的集子，从开手写起到编成，经过的日子

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：足足有十三年。

第一篇《补天》——原先题作《不周山》——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。那时的意见，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，来做短篇小说，《不周山》便是取了“女娲炼石补天”的神话，动手试作的第一篇。首先，是很认真的，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，来解释创造——人和文学的——缘起。不记得怎么一来，中途停了笔，去看日报了，不幸正看见了谁——现在忘记了名字——的对于汪静之君的《蕙的风》的批评，他说要含泪哀求，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⁽¹⁾。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，当再写小说时，就无论如何，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，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。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。油滑的创作的大敌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。

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，当编印《呐喊》时，便将它附在卷末，算是一个开始，也就是一个收场。

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⁽²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“灵魂的冒险”的旗子底下抡板斧。他以“庸俗”的罪名，几斧砍杀了《呐喊》，只推《不周山》为佳作，——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。坦白的说罢，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，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。我是不薄“庸俗”，也自甘“庸俗”的；对于历史小说，则以为博考文献，言必有据者，纵使有人讥为“教授小说”，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，至于只取一点因由，随意点染，铺成一篇，倒无需怎样的手腕；况且“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”，用庸俗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自家有病自家知”罢：《不周山》的后半是很草率的，决不能称为佳作。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

话，一定自误，而我也成了误人，于是当《呐喊》印行第二版时⁽³⁾，即将这一篇删除；向这位“魂灵”回敬了当头一棒——我的集子里，只剩下“庸俗”在跋扈了。

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，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⁽⁴⁾里，对着大海，翻着古书，四近无生人气，心里空空洞洞。而北京的未名社⁽⁵⁾，却不绝的来信，催促杂志的文章。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；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，写了十篇《朝华夕拾》；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，预备足成八则《故事新编》。但刚写了《奔月》和《铸剑》——发表的那时题为《眉间尺》，——我便奔向广州，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。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，作一段速写，却一向不加整理。

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。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，不足称为“文学概论”之所谓小说。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，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。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，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，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。过了十三年，依然并无长进，看起来真也是“无非《不周山》之流”；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，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。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鲁迅。

注释：

- (1) 指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《蕙的风》的批评。《蕙的风》于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，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发表一篇《读了〈蕙

的风》以后》，攻击其中某些爱情诗是“堕落轻薄”的作品，“有不道德的嫌疑”。鲁迅曾对胡文进行过批评。参看《热风·反对“含泪”的批评家》。

- (2) 成仿吾：湖南新化人，“五四”时期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，文学评论家。约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，他开始倾向革命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同郭沫若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；后进入革命根据地，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，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。鲁迅的《呐喊》出版后不久，成仿吾曾在《创造季刊》第二卷第二期（一九二四年二月）发表《〈呐喊〉的评论》一文，从他当时的文学见解出发，认为《呐喊》中的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阿Q正传》等都是“浅薄”“庸俗”的“自然主义”作品，只有《不周山》一篇，“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”，却是表示作者“要进入纯文艺的宫庭”的“杰作”。成仿吾在这篇评论里，曾引用法国作家法朗士在《文学生活》一书中所说文学批评是“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”这句话说：“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，这呐喊的雄声，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？”

- (3) 《呐喊》印行第二版：一九三〇年一月《呐喊》第十三次印刷时，作者将《不周山》篇抽出，因为篇目与过去印行者不同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，所以这里称为“第二版”。

(4) 厦门的石屋：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“集美楼”。

- (5) 未名社：文学团体，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，主要成员有鲁迅、韦素园、曹靖华、李霁野、台静农、韦丛芜等。一九三一年解散。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，特别是苏俄文学，并编印《未名》半月刊和《未名丛刊》、《未名新集》等。

补 天

本篇原名《不周山》，作于1922年11月，最初发表于1922年12月1日《晨报四周（年）纪念增刊》，曾收入《呐喊》初版本。1930年1月《呐喊》印行第二版（第十三次印刷）时，作者抽去此篇。后来改名《补天》，收入《故事新编》。

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阶段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但是不久，惊魂稍定的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猖狂反扑，加上新文化阵营的分化，社会上沉滓泛起，弥漫着反改革的恶浊空气。鲁迅继续发扬五四革命精神，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《补天》。

这篇小说取材于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话，采用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等多种

创作手法，塑造了女娲这个具有神异创造力的艺术形象。作品通过对女娲重整乾坤和忘我献身的英绩业绩的描写，热情地颂扬了五四时期冲决“萎靡铜蔽”、创造进取的时代精神。在对“顶长方板的”“小东西”和脸生白毛的“老道士”的讽刺性刻画以及对“禁军”们丑行的揭露性描述中，无情地批判了企图阻挡历史向前发展的封建卫道士们的“昏乱”思想，有力地回击了气焰嚣张的新老复古派，表现出作者凌厉无前的进取态势。

关于《补天》的创作意图，鲁迅自己说过，当时“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，来做短篇小说，《不周山》便是取了‘女娲炼石补天’的神话，……取了弗罗特说，来解释创造——人和文学——的缘起。”基于这种思考，《补天》一开始便写女娲从梦中惊醒，烦闷，懊恼，自然界则是一片大地回春的绚丽景象；粉红的天空，石绿色的云彩，闪烁不定的群星，光芒四射的太阳，嫩绿的地面点缀着桃红和青白色的大朵花，远远望去恰似“斑斓的烟霭”。和风吹拂，女娲百无聊赖，心神不安，青春焕发，精力饱满而又无处发泄。她走向海边，无意识地捏弄软泥，于是创造了人。作者在这里含蓄地表明；女娲的心态、神情和行动，受着一种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支配。这正是弗洛伊特的学说——生命力受压抑而产生的苦恼乃是创造的根源

——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。女娲因生命力受压抑而发挥了劳动创造精神，创造了人类，补好了崩裂的天，这种描写本身，就是对封建思想意识礼教道德的勇敢挑战和彻底否定，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。

在描绘、赞美女娲的同时，《补天》还写了颛项与共工争战，以致天崩；“小东西”们宣扬旧观念，责骂女娲“失德蔑礼败度”；禁军在女娲的尸体上扎寨，“还说惟他们是女娲的嫡派”等，字里行间燃烧着讽刺之火，嬉笑怒骂之中，寓有丰富的内涵，鞭挞了封建主义者腐朽的意识和丑恶的灵魂。

文中“金玉的粉末”，指道士服食的丹砂金玉。“上真”，对修炼得道者的尊称。“长方板”指帝王、诸侯帽子顶上的饰板。“嫡派”，封建宗法社会中称正妻所生的儿子为嫡系，后来把一脉相传的“正支”、“正统”、“直系”称为嫡派。

*

*

*

—

女娲⁽¹⁾忽然醒来了。

伊⁽²⁾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，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

梦；只是很懊恼，觉得有什么不足，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。煽动的和风，暖嫩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。

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。

粉红的天空中，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，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眨眼。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，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边，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，和谁是上来。

地上都嫩绿了，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。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，在眼前还分明，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。

“唉唉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！”伊想着，猛然间站立起来了，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，向天打一个欠伸，天空便突然失了色，化为神异的肉红，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。

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，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。波涛都惊异，起伏得很有秩序了，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。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，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进散。但伊自己并没有见，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，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，同时又揉捏几回，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，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，禁不住很诧异了。

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，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，呼吸吹嘘着，汗混和着……

“Nga! nga!”⁽³⁾那些小东西可是叫起来了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又吃了惊，觉得全身的毛孔中无不有什么东西飞散，于是地上便罩满了乳白色的烟云，伊才定了神，那些小东西也住了口。

“Akon, Agon!”有些东西向伊说。

“阿阿，可爱的宝贝。”伊看定他们，伸出带着泥土的手指去拨他肥白的脸。

“Uvu, Ahaha!”他们笑了。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的笑，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。

伊一面抚弄他们，一面还是做，被做的都在伊的身边打圈，但他们渐渐的走得远，说得多了，伊也渐渐的懂得不得，只觉得耳朵边满是嘈杂的嚷，嚷得颇有些头昏。

伊在长久的欢喜中，早已带着疲乏了。几乎吹完了呼吸，流完了汗，而况又头昏，两眼便蒙眬起来，两颊也渐渐的发了热，自己觉得无所谓了，而且不耐烦。然而伊还是照旧的不歇手，不自觉的只是做。

终于，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来，倚在一座较为光滑的高山上，仰面一看，满天是鱼鳞样的白云，下面则是黑压压的浓绿。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样，总觉得左右不如意了，便焦躁的伸出手去，信手一拉，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，一房一房的刚开着大不可言的紫花，伊一挥，那藤便横搭在地面上，遍地散满了半紫半白的花瓣。

伊接着一摆手，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，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，待到落在地上，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，只是大半呆头呆脑，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。然而伊不暇理会这等事了，单是有趣而且烦躁，夹

着恶作剧的将手只是抡，愈抡愈飞速了，那藤便拖泥带水的在地上滚，像一条给沸水烫伤了了的赤练蛇。泥点也就暴雨似的从藤身上飞溅开来，还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东西，爬来爬去的撒得满地。

伊近于失神了，更其抡，但是不独腰腿痛，连两条臂膊也都乏了力，伊于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，将头靠着高山，头发漆黑的搭在山顶上，喘息一回之后，叹一口气，两眼就合上了。紫藤从伊的手里落了下来，也困顿不堪似的懒洋洋的躺在地面上。

二

轰!!!

在这天崩地塌价的声音中，女娲猛然醒来，同时也就向东南方直溜下去了。伊伸了脚想踏住，然而什么也踹不到，连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峰，这才没有再向下滑的形势。

但伊又觉得水和沙石都从背后向伊头上和身边滚泼过去了，略一回头，便灌了一口和两耳朵的水，伊赶紧低了头，又只见地面不住的动摇。幸而这动摇也似乎平静下去了，伊向后一移，坐稳了身子，这才挪出手来拭去额角上和眼睛边的水，细看是怎样的情形⁽⁴⁾。

情形很不清楚，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；大概是海里罢，有几处更站起很尖的波浪来。伊只得呆呆的等着。

可是终于大平静了，大波不过高如从前的山，像是陆地的处所便露出棱棱的石骨。伊正向海上看，只见几座山奔流过来，一面又在波浪堆里打旋子。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，便伸手将他们撮住，望那山坳里，还伏着许多

未曾见过的东西。

伊将手一缩，拉近山来仔细的看，只见那些东西旁边的地上吐得很狼藉，似乎是金玉的粉末⁽⁵⁾，又夹杂些嚼碎的松柏叶和鱼肉。他们也慢慢的陆续抬起头来了，女娲圆睁了眼睛，好容易才省悟到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，只是怪模怪样的已经都用什么包了身子，有几个还在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的毛毛了，虽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杨叶。

“阿，阿！”伊诧异而且害怕的叫，皮肤上都起粟，就像触着一支毛刺虫。

“上真⁽⁶⁾救命……”一个脸的下半截长着白毛的昂了头，一面呕吐，一面断断续续的说，“救命……臣等……是学仙的。谁料坏劫到来，天地分崩了。……现在幸而……遇到上真，……请救蚁命，……并赐仙……仙药……”他于是将头一起一落的做出异样的举动。

伊都茫然，只得又说，“什么？”他们中的许多也都开口了，一样的是一面呕吐，一面“上真上真”的只是嚷，接着又都做出异样的举动。伊被他们闹得心烦，颇后悔这一拉，竟至于惹了莫名其妙的祸。伊无法可想的向四处看，便看见有一队巨鳌⁽⁷⁾正在海面上游玩，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，立刻将那些山都搁在他们的脊梁上，嘱咐道，“给我驼到平稳点的地方去罢！”巨鳌们似乎点一点头，成群结队的驼远了。可是先前拉得过于猛，以致从山上摔下一个脸有白毛的来，此时赶不上，又不会凫水，便伏在海边自己打嘴巴。这倒使女娲觉得可怜了，然而也不管，因为伊实在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些事。